

邊緣勞工交流會後

孔繁強

樂施會項目部倡議幹事

樂施會在零零年七月三日公布第一次研究報告前，在六月二十日與一些密切聯系的團體開了一次交流會，希望就「邊緣勞工」這概念對工人運動的意義作一點介紹，也想引發一點討論的火花。

如果「邊緣勞工」四個字在你心目中鈎起的圖畫是「辛勞」、「低收入」、「貧窮」……這四個字，在一個長期接觸邊緣工人的社區工作者的心目中，卻原來是另一番聯想，鈎起了對工人運動的過去、現在和將來的思考。

在工人運動的圈子中提出「邊緣勞工」的概念可以發揮兩個作用。首先是刺激思考「主流」工人運動的方向，其次是為工人運動提出新的抗爭身分。在第一點上面，「邊緣勞工」可以是作為一個善意的提醒，指出一些「工人」（如家庭主婦、小販、兼職/散工工人和移民勞工等等）一直被「主流」工人運動忽略。

第二點的思考則指出，主流工人運動暗含著「全職就業」是工人的理想生活情境，忽略了工人就業和生活情境的多樣性，以及「邊緣性」的生涯策略中所可能具備的「充權」潛能。

這個議題在七十年代以前的工人運動中其實並不陌生，那時工會組織除了代表工人，向僱主和政府爭取各種就業權利和保障之外，也會辦工人生產合作社，建立工人互助照顧網絡，為工人提供多種生活支援和生涯策略。曾聽過一些年長工友講起以往在工會的生活故事，說工會的會員很多時也同時是木屋區街坊和朋友，有時幾個人一起夾錢煲靚湯分享。若有工友因病不能開工，無糧出，其他人看顧煎藥不在話下，更為他張羅，免他鄉間父母妻女斷糧。一般會務和活動之外，工會有粵劇團到木屋區演出，透過文化活動宣傳權益意識之外，更是工人社區中的重要娛樂節目。工友間中失業，工會就找來一些短期造鞋訂單，由一些有經驗的工友教大家造鞋，組成造鞋合作社幫補收入。有些工會為剛到港又未找到工作的工友提供臨時床位，會員又提供各種就業和生活情報；有些工會更辦天台學校，為工人子女提供教育。工會實在成為了社區經濟和群體生活的支點，連結起工友群體的僅有

剩餘資源，作出最大的發揮，為工人處於匱乏的生活建立一個避風港。

到了七十年代以後，工人運動慢慢變得更多扮演「壓力團體」的角色，集中介入工潮和爭取政府法例和政策的工作，工會的關注點亦漸漸圍繞在各種各樣的法定「就業權益」和社會福利分配方面，比較少了成為工人社區生活網絡的關節點，和發揮社群生活互助充權的角色。

「邊緣勞工」如小販、散工、兼職工雖然生涯策略 異，卻都是緊扣社區經濟生活的群體，也是社區之中與建制權力角力的主要社群的一部分；重視「邊緣勞工」的討論，能助工人運動重整方向，思考如何透過組織群體力量，達致社區或群體生活上的充權，把「主流」工人運動近年比較偏向爭取建制化的「就業權益」的狹隘性重新拉闊。

正因為這種擴闊也就引出第三個值得大家關注的議題；工人運動的抗爭身分不單是工人(或許「工人」就根本不應被簡單地理解為「就業者」)，亦是社區中其他各式各樣的生活者，面對著「主流」社會經濟的排擠，「邊緣勞工」的提出能為小販、家庭主婦、兼職工/散工、領綜援者、殘障人士、單親婦女、性工作者和自僱者提供共同身分，開展共同的運動議程，「社區經濟」便是其中一項。